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52
21 June 1979

CHINESE

第二一五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成员国：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玻利维亚

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牙买加

尼尔先生

科威特

比萨拉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耶米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三日及六月十五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3394 和 S/13397)

主席：按照第二一五一次会议的决定，我请摩洛哥代表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坐。请阿尔及利亚、贝宁和马达加斯加等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菲拉利先生（摩洛哥）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贝贾维先生（阿尔及利亚）、洪加武先生（贝宁）和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毛里塔尼亚和扎伊尔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同意下依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塔亚先生（毛里塔尼亚）和比克蒂·比克伊·马蒂洛姆伯勒先生（扎伊尔），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第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贝贾维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让我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你的主持下，安理会成功地结束了关于塞浦路斯问题和由于以色列一再进行侵略而导致黎巴嫩南部局势的恶化等重大问题的辩论。虽然安理会在六月份仍有若干问题尚待讨论，特别是纳米比亚问题——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更有待于安理会对南非非法占领政权作出大家期待已久的制裁决定——我们确信，你将本着同样明智审慎的态度，同样的威信，以及一个德高望重的外交家的经验，引导安理会目前的辩论，以促进本组织自从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的正义和平与进步的理想。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也要祝贺安理会前任主席，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主持五月份会议期间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的多次艰巨的非正式协商需要高度的耐性、能力和技巧。佩雷拉先生主持对话时所表现的能力和技巧赢得了本组织所有成员的敬重。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他代表一个勇于打破古老殖民传统的国家，他的国家为国际社会展示了现实主义，特别是建立在严格尊重各国人民自决与独立权利的基础上的新的国际关系的美好前景。

我在开始时就要表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很高兴我有机会向安理会发言，说明阿尔及利亚对至从一九六六年以来，不仅为我国所关切，也为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所关切的一个问题的意见。我必须说的是，由于非洲西北部各国的努力——由于它们当时共同一致的努力——西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似乎成为和平进程的一个自然部分。这是由于所有有关国家，在兄弟般的合作关系的联系下，保证将以符合各国人民特性和联合国及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理想的更崇高的利益为重。这种崇高的观点建立在各国确认邻国的自决权利的原则基础上由于共同的文化和牺牲奋斗的共同经验，使得各国自发地对其邻国表现了兄弟般的团结精神。

不幸这种局势有了史无前例的大转变。贪婪使人背弃了承担的责任，以致使我们的区域很遗憾地被卷入一场冒险活动。在这场冒险活动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和自相残杀的对抗局面中，撒哈拉人民更是首当其冲。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然而今天的趋势却只要我们讨论这个问题造成的结果，这种结果的确是具有爆炸性的，但是如果安理会脱离主题单独予以讨论，就可能使它分散注意力，无法履行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就这个特定的事例来说，这项责任包括使西撒哈拉人民有效地行使其为联合国所承认的自决权利，然而摩洛哥却仍旧漠视他们的这项权利，从而挑起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各国代表团都在纷纷猜测摩洛哥在安理会提出倡议的真正意图。它们都认为最近摩洛哥境内发生的战事并不足以说明这一点，因为一方面这类战事已不是首次发生，另一方面而且最重要的是，人人都知道这是摩洛哥推行军事占领西撒哈拉人民领土的政策必然会造成的结果。

摩洛哥的这个倡议尤其令若干国家代表团感到意外的是，两天后非统组织特设委员会即将举行会议，而两周后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也将在蒙罗维亚举行。显然摩洛哥只是口头上承认，这些机构将会以必要的明智的态度，解决由于摩洛哥占领和分割西撒哈拉而在该地区造成的爆炸性问题。

所有国家的代表团，主要是阿拉伯和非洲集团国家的代表团曾经试图劝阻摩洛哥不要将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在这方面，大家都知道，非洲集团作出了值得赞扬的努力，劝摩洛哥同意不采取这项行动，因为如此可能造成一种奇怪的局面，那就是，侵略撒哈拉人民的摩洛哥侵略者现在竟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受害者。

情况很明显。一九七五年，安理会针对西撒哈拉问题通过了三项决议。在其中一项决议中（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第380(1975)号决议），安理会对摩洛哥侵略西撒哈拉一事表示遗憾，并要求摩洛哥立即撤出该领土。摩洛哥对于安理

会的要求置之不理，竟在四年后理直气壮地回到安理会。它到这里不是来承认安理会早在一九七五年已经知道注定要失败的兼并政策的悲剧性错误，而是来要求安理会同它一道枉费心机地寻找替罪羔羊。

摩洛哥侵略者贼喊捉贼，想要在一九七五年的错上加错，我们很难说哪一次错误更为不幸，但是无论如何这项错误可能为整个地区带来混乱。

国际社会对于这种政治和军事错误的重演，对于这种顽固推行制造灾难的政策的行为深感遗憾。摩洛哥人民和该地区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对庄严的安理会的崇高任务至为尊重，不愿参加与一场同问题的本质无关的辩论，而摩洛哥代表团正是企图抛开问题的本质不谈。事实上，目前的问题仅只是有关一块地理上明确界定的特定领土——西撒哈拉^o和一个有明确特性的民族——撒哈拉人民的一个非殖民化问题。

昨天想要把问题孤立起来的一切言论，在我看来都是徒劳无益的空话。有一种趋势疯狂地急于掩饰扩张主义冒险政策的破产，并且枉费心机地寻找替罪羔羊，来为摩洛哥由于占领全然不属于自己的领土而陷入的僵局承担政治和军事上的责任。

昨天的一切言论绝不能改变一个铁一般的事实，那就是，摩洛哥仍旧在进行非法军事占领，压制一个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受难民族的呼声。

此外，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不得不将占领西撒哈拉的行为放到一个较大的精心策划的区域扩张主义阴谋的范围内，那就更加令人忧虑和不能容忍了。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摩洛哥从未不辞辛劳地掩饰过自己的扩张主义本质。现在摩洛哥扩张主义者展示了一切扩张主义政治行径。谁不记得一九六〇年代由于摩洛哥主张同毛里塔尼亚合并而引起了外交战和军事冲突？谁能忘记臭名昭著的“大摩洛哥”地图？这种地图竟兼并了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当时在西班牙占领下的西撒哈拉全境、毛里塔尼亚全境、甚至马里和塞内加尔的一部分。

这种兼并狂和扩张主义野心已在一些地方得逞，并向其他地方推进，以至在阿尔及利亚边境造成严重冲突的局势，危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自然会越来越感到忧虑。

当然，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都有权要求安理会举行会议，阿尔及利亚绝不否认任何一国都享有这项权利。但是，摩洛哥代表团根据所谓阿尔及利亚的侵略的理由采取这项行动，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它的指控。它既没有权利以一项没有根据的要求来浪费安理会宝贵的时间，也没有权利试图分散国际社会对西撒哈拉问题真象的注意力。事实上，如所周知，这里设计出一套转移视线的阴谋，想要不惜任何代价分散我们对于西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的注意力。阿尔及利亚被控军事干涉西撒哈拉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之间互相争持的局面。阿尔及利亚不能接受这种自相矛盾的轻率指控。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也不能被这种战术分散了注意力。这种战术试图使安理会陷入激烈的辩论，而忽视问题的本质，而西撒哈拉的问题在本质上一直是一个领土非殖民化和民族自决的问题。

主席先生，摩洛哥政府认为有必要给你两封信，报导所谓在摩洛哥境内发生的战事，试图归咎我国。阿尔及利亚常驻代表在他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的信中明白有力的驳斥了这种毫无理由的指控。不出所料，摩洛哥代表团在昨天的发言中未能提出证据证明任何一项指控。对于这种想要分散国际社会对问题真象的注意力，并将兼并和扩张政策行径所造成的悲惨局面归咎于我国的可恶企图，我们如何能够不感到愤慨？

摩洛哥代表团明知阿尔及利亚部队从未越过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边界。它搞错了它的对手，有时把对手称为“雇佣军”，有时又称为“侵略者”，无非是为了避免明指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战士。这些战士对于战事，军事主动和作战方法的娴熟，使它们能够将作战区域扩展到侵略者的领土。我们应当记得，一九七五年，摩洛哥侵略撒哈拉人民的远征军就是从坦坦城出发的。在那些得不到国际公认的

权利的人，那些遭受长期侵略之害的人试图摧毁敌人的后卫基地削弱敌人的后勤补给的时候，谁又能昧着良心对他们加以谴责呢？

相反地，我们应当从这些行动中看到证明波利萨里奥阵线已经广泛地控制了西撒哈拉领土的证据。它已经实际解放了一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区设置了自己的战斗基地。摩洛哥代表团报导这些战事，异想天开以为只要一列出，就可以把阿尔及利亚牵涉进去。其实这些战事只不过是撒哈拉人民解放斗争的明确证据而已。

如果西撒哈拉事件中有所谓侵略行为，那就发生在摩洛哥侵略、军事占领和分割撒哈拉人民的领土的时候。昨天摩洛哥代表团提到的大会第 2625(XXV) 号决议中明确规定：

“殖民地领土或其他非自治领土，依宪章规定，享有……分别及不同之地位；在该殖民地或非自治领土人民依照宪章尤其是宪章宗旨与原则行使自治权之前，此种宪章规定之分别及不同地位应继续存在。”（大会第 2625(XXV) 号决议，附件）

在西撒哈拉人民自由实现自决以前，这项规约适用于所有入侵者。摩洛哥政府不顾规约的规定，入侵西撒哈拉领土，它这样做，明显地违反了第 2625(XXV) 号决议的规定，然而昨天摩洛哥代表居然轻率地引用了这项决议。决议中进一步规定：

“每一国皆有义务避免对……民族采取剥夺其自决，自由及独立权利之任何强制行动。”（同上）

对摩洛哥代表团来说，不幸的是，它唯一能够用来支持自己理论的决议，只能证实摩洛哥政府的罪行，而不能开脱它的罪责。摩洛哥在引用了第 2625(XXV) 号决议以后，接着又引用了关于侵略定义的第 3314(XXIX) 号决议这项决议再次证明了它的罪行。摩洛哥不但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枉费心地谋求对这种政策的

认可；它还一方面把自己装扮成侵略的受害者，一方面却一意孤行地不肯让西撒哈拉人民行使独立生存的权利。事实上打从摩洛哥侵入撒哈拉人民的领土，承担了严重的责任的那一天以来，摩洛哥就只能被识为是一个侵略国，而应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承担侵略的法律后果。关于侵略定义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314(XXIX)号决议特别规定，用武力剥夺他国人民（例如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与独立权利的行为应视为公然侵略的行为。

第3314(XXIV)号决议重申第2625(XXV)号决议的规定，强调对于为争取自决权利而同侵略军作战的人民（象西撒哈拉人民）给予支持是合法的。

“〔第2625(XXV)号决议确认〕……此等民族有权依照宪章宗旨及原则请求并接受援助。”（同上）

因此，撒哈拉人民有权要求安理会协助他们击退侵略者，达成独立。

但是摩洛哥做了些什么呢？它完全不事实，将西撒哈拉人民及其唯一合法的代表波利萨里奥阵线称为阿尔及利亚的“一支雇佣军”。同时，摩洛哥以荒谬拙劣的手法将一切混为一谈，一方面以为它虽然兼并了西撒哈拉领土，压制西撒哈拉人民的言论，否认西撒哈拉人民合法代表的存在，却能够避开西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不谈，一方面又认为它在推行那种历史注定要失败的错误邪恶的政策而使西撒哈拉地区陷入危急的情况中以后，能够把责任推给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试图引用第2625(XXV)号和第3314(XXIX)号决议来支持它的立场但是这两项决议却明确指出超过何种界限就会成为侵略国。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安理会要求摩洛哥撤出西撒哈拉。七个月以后，非洲统一组织接替了安理会的这项工作。一九七六年六月在路易港举行的非洲部长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

“立即撤走一切外国占领军，尊重西撒哈拉领土的完整和撒哈拉人民的国家主权。”（S/12141，附件一，第4段）

摩洛哥代表团在昨天的发言中以无比轻蔑的话气，将撒哈拉人民及其唯一合法的代表波利萨里奥阵线称为“雇佣军”。难道国际社会、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承认西撒哈拉、西撒哈拉领土、人民及其代表的自决权利，竟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摩洛哥代表团侮辱西撒哈拉人民及其代表不就是在打击国际社会的信誉吗？就在昨天，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才极力重申西撒哈拉人民的独立权利，欢迎波利萨里奥阵线单方面宣布停火，以推动该地区的和平进程。

一份同人民军社会主义联盟有着密切联系的摩洛哥杂志《拉马利》，不就在联大第三十三届会议刚结束后出版的一九七九年一月第一〇三期中表示这些结果显示摩洛哥政策的彻底失败吗？

安理会已经决定听取波利萨里奥阵线驻纽约代表马吉德·阿卜达拉先生的发言。他是摩洛哥代表团所说“雇佣军”的成员之一。至于摩洛哥代表对安理会的尊重程度，我留给各位成员去判定吧。

从我发言一开始就告诉安理会的各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摩洛哥引用一些事实来胡乱归咎阿尔及利亚，却不证明这些事实是否存在，反而处心积虑地混淆视听。该国的企图彰然若揭。它不先证明是不是阿尔及利亚方面曾经发动过攻击，却说什么它有合法的自卫权利，这分明是想要事先为它自己计划对我国发动的侵略行为寻找理由。该国用宪章第五十一条作掩蔽——而这里显然不适用这一条的规定——准备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武装侵略，有损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自一九七五年侵略撒哈拉人民以来又进一步对一个邻国发动侵略，因此，不能逃避造成对非洲大陆一个广大地区的安全和安定遗祸无穷的一次冲突的责任。

在这里援引关于准许行使合法自卫权利的宪章第五十一条同摩洛哥威胁阿尔及利亚所谓的“穷追权利”同样不正当，同样没有道理。穷追权利与殖民主义是不

可分的，其外在表现与针对民族解放斗争而进行占领的军队的猛扑直接有关。这是殖民主义想要硬打击合法性幌子之一，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会让抗拒各人民解放运动而进行的一切暴力形式都拥有合法性。穷追权利和以往其他谬误陋习一样已经遭人唾弃，现在却由于摩洛哥的援用而不幸又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了。穷追权利是以往殖民势力爱用的武器，现在成了以色列和比勒陀利亚及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政权对黎巴嫩、赞比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进行暴力行为时最喜欢的工具；用突尼斯代表蒙古·斯利姆先生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的话来说，穷追权利就是“处心积虑的武装侵略”的典型范例。摩洛哥从帝国主义的法律垃圾堆里找出穷追权利，这个殖民国家惯用的陈旧不堪的说词，不禁令人想起南部非洲境内成千上万平民无辜遭受屠杀的惨事，他们都成了专横的白人种族主义权力的牺牲者。

摩洛哥不外是想要安理会把这个要命的穷追权利加以合法化。摩洛哥这样做是想要摧毁撒哈拉的抵抗，同时为南非和罗得西亚提供一个法律先例使它们可以袭击赞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等前线国家，使以色列可以肆无忌惮地在黎巴嫩袭击巴解组织。

摩洛哥对我国所作的威胁，其目的不过是想制造理由，来消灭任何地方出现的任何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妄图动摇为这些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庇护和援助的国家，使之动荡不安。摩洛哥这种作风，表示它有意无意地在加入南部非洲境内侵略政权的阵营，这些政权经常对非洲前线国家——我要再度指出，特别是赞比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进行同样的报复性袭击，而且也指控这些国家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摩洛哥一方面予先找出理由来粉饰它对我国的侵略行为，一方面为南部非洲这些政权又提供一个借口，同样也使以色列多了一个沾沾自喜的理由，使它们可以继续对爱国阵线、西南非民组和巴解组织分别进行报复性袭击。我国代表团要在这里向安全理事会说明这点，而安理会已经数次审议过遭受侵略的赞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和黎巴嫩等国的申诉。

摩洛哥所采取的步骤是抢先逃避责任逻辑的必要部分，这是非常严重的事。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一九七八年十月四日在其致摩洛哥国家元首的电文——已送交联合国秘书长一个付本——中曾宣布：

“……我们基于永存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不容分隔的联系，真心诚意地向陛下保证：阿尔及利亚的士兵永不会跨越国界，特别是一九七二年我们共同协议的国界。此外，仅在几个月前，我在全国人民议会之前庄严宣告，阿尔及利亚武装部队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跨越我国边界，以及他们身为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具有警惕性的捍卫者，将随时驱逐任何对我国的攻击。这项政策仍然有效。”（A/33/289，附件，第2页）

正如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总统在六月九日致非统组织代主席苏丹总统的电文中所说的，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及利亚认为侵犯我国边界造成的必然后果应完全由摩洛哥当局承担责任。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于六月九日同一天本着同样的精神向联合国秘书长致送了一个电文。

除了摩洛哥国王命令其武装部队行使所谓穷追权利的指示以外，现在又有六月十三日和十五日的信函，其中摩洛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一次侵略的指控，这就明白暴露出摩洛哥的计划，从而对阿尔及利亚和该区域构成特别严重的威胁。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揭露摩洛哥想使安全理事会本身也亲见与闻的伎俩。摩洛哥代表企图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其实不过是一层薄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穿西撒哈拉问题，这是一个非殖民化遭受挫败的问题，而撒哈拉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使摩洛哥当局越来越难不让自己的人民知道，皇家军队在这场斗争中也遭迂日益严重的困难。

悍然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攻击并指控它进行侵略的手段不但令人痛惜，而且不过是徒然想伪造事实，使另一国家负起本来由摩洛哥犯下的罪行的责任，这种罪行就是侵略西撒哈拉——妄然不顾安全理事会——占领和瓜分该领土，并加以吞并——全然不顾国际社会的一切有关决定和我们的行动、工作以及本组织存在所根据的原则。

现在摩洛哥以国际法原则的守护者自居。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也听到他们提到本组织为各国人民的利益所起草的一些足以自豪的重要文件。但是摩洛哥代表团提到这些文件时一味断章取义。我要在我们讨论的事项方面提请摩洛哥代表团就它引用过的《宣言》之一中的一段进一步加以考虑。下面是题为《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第2734(XXV)号决议第18段：

“促请所有国家停止剥夺各民族，尤其仍在殖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国统治下各民族的自决、自由与独立等不容剥夺权利的任何强制或其他行动，并避免旨在阻止所有未达成独立民族依照宪章及为促进大会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514(XV)号决议的目标而实现独立的军事及压制措施，同时对联合国并依照宪章对被压迫民族的合法斗争提供协助，以便促使殖民地制度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国统治迅速消除。”

由于第3314(XXIX)号决议中载有关于侵略的定义，摩洛哥代表团和我都提起过，该决议也值得摩洛哥代表团彻底加以研究，特别是关于各国义务不使用武力剥夺他国人民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的规定，以及关于在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或其他形态的外国统治下的人民在斗争中寻求支援的权利的规定。

摩洛哥王国大使阁下也提到联合国为庆祝本组织成立第二十五周年而通过的决议，即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四日的第2625(XXV)号决议，其中载有《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我要提醒安理会注意在西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上最有关各项规定，西撒哈拉是四年来困扰该区域的危机的征结所在。《宣言》规定

“……各国人民受外国奴役、统治和剥削乃是促进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一个重大的障碍。”

这样，外国统治同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的威胁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明确的定义。我也可以提醒摩洛哥，该区域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是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军事占领。

同一个决议中提到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而且

“…其切实适用对于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至为重要…”

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的各项决议已要求摩洛哥执行这项规定并最终准许撒哈拉人民行使自决权利。无庸讳言，以往四年中摩洛哥丝毫没有让步，并拒绝承认撒哈拉人民按照我和摩洛哥都援引过的决议所作规定享有的这个权利，这就有害于促进该区域各国间的友好关系，象决议所说那样对达成西北非洲的和平和安全构成“重大的障碍”。

同一个决议也具体规定——这可以提醒摩洛哥，因为该国竟然淡忘了这点——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避免剥夺他国人民…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的任何强制行动。”（同上，附件）

而当前西撒哈拉人民的情况正复如此。

我们可以这样花很长时间更详细地研究摩洛哥所引用过的所有文件。这样会证明该国对这些重要文件如何断章取义。但是安理会各位成员曾在最大程度上参与这些文件的起草拟定工作，因此我深信大家充分了解各文件的重要性和含义，不会为人所欺。

阿尔及利亚从未有过摩洛哥恣意指控的那些罪行，我们被控犯过的罪行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们没有犯过。事实上，阿尔及利亚根本没有必要对一个邻国进行这样放肆的冒险行为。从一九七五年以来，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军事占领西撒哈拉时开始，即使有人因政治上的挫折由谩骂进而作出威胁和挑衅行为，阿尔及利亚始终泰然不为所动。但阿尔及利亚要再度重申我们始终坚持的义务，为争取民族权利的人民提供支持、协助和声援，我们感到深切遗憾的是，我们从前的战友现在居然背弃联合斗争的传统，步侵略者的后尘，不让另一兄弟人民生存，尽管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欢迎这一人民加入马格里布大家庭。

为了使摩洛哥承认毛里塔尼亚的存在——多年以来该国始终拒绝承认——阿尔及利亚作了不懈的努力，我们也不时抱着一线希望，期待有朝一日摩洛哥会在战场以外承认撒哈拉人民的存在。

在这方面，毛里塔尼亚新领导人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至少我们希望——相信如果他们的榜样能为人明确了解那么我们这个区域是有前途的。而如果要谈到马格里布各国人民间的兄弟感情——例如昨天就有人谈到——那就应该谈到兄弟关系，这在历史上渊沅已久，必须始终以尊重每一人民的独立为基础，不论其领土或人口的大小。援引历史先例绝对无法使吞并和占领合理化。

摩洛哥一贯反对联合国所有旨在保证西撒哈拉人民可以元满获得民族基本权利的倡议和决定，认为这些都是无效的。这样一来，联合国授权瑞典的吕德贝克负责的任务就无法圆满完成，因为拉巴特当局拒绝接见秘书长的代表。

这样就使我们觉得安全理事会大可研究一下该区域因摩洛哥始终拒绝——看来正同毛里塔尼亚相反——而产生的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后果，以便执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联合国有关撒哈拉人民自决的各项决定。

根据摩洛哥代表的说法，该国声言要把西撒哈拉问题提交非统组织特设委员会处理。根据今年七月非洲国家元首在喀土穆所通过决议中的规定，该委员会必须“收集所有有关西撒哈拉问题的事情”——包括“该领土人民可以行使自决权利”——以便可以“召开一次特别首脑会议来处理西撒哈拉这个问题”。看来仿佛摩洛哥突然发现了非统组织及其各机构的明智作风也有其优点了。但是正是摩洛哥一贯阻挠非统组织方面的行动获得实现。一九七六年在路易港举行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各国首脑决定召开一次专门讨论西撒哈拉问题的特别首脑会议时，正是摩洛哥拂袖而去。也正是摩洛哥在上两届大会中妄图使大会不要就西撒哈拉问题进行辩论。正是摩洛哥去年在贝尔格莱德和最近在科伦坡的不结盟运动会议上妄想把该项目从我们的辩论议程中删去，说什么特设委员会已在处理这个事项，而该国在近四年中从来没有为非统组织的工作提供任何便利，过去一年中也没有为特设委员

会的工作提供任何方便。在一次一次的会议上，正是摩洛哥始终采取妨碍议事进行的政策，其目的不外是借此避免为其非法占领撒哈拉领土和消灭其人民而进行辩护。最后，也正是摩洛哥不顾这几天非洲集团在这里提出的紧急呼吁，拒绝——如我前面所说的——撤销它将此事提交安全理事会审议的计划。

这样，摩洛哥本着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发表了一些声明，表示赞成非洲统一组织的种种努力，摩洛哥一贯利用的说词，其实等于是除吞并和瓜分以外拒绝寻求任何别的解决办法。

昨天该国声称已就定下“一个具体时间和地点”提出要求。摩洛哥这样仅就具体时间和地点提出要求，其目的是要把摩洛哥侵入西撒哈拉以来波利萨里奥阵线最近所进行的斗争单独地孤立起来。按照这种办法，安理会应该集中审议国际公认的摩洛哥境内所发生的事件。事实上，摩洛哥代表具体指出，他说的纯是西撒哈拉以外的地点。尽管摩洛哥坚持它以武力占领的领土的一部分是一个撒哈拉省，我们应该指出该国自己就把我所谓的宗主国同殖民地区别开来，它所用的逻辑是我们都熟知能详的：就是殖民国家的逻辑。

尽管如此，一个参与瓜分行为的国家现在也承认该区的紧张实在是由于有人违反自决原则和执行军事上的既成事实政策所致。毛里塔尼亚的这种觉悟，宣称愿意进行对话和谈判来弥补西撒哈拉人民所遭受的损害，因而对波利萨里奥阵线一九七八年七月所提的竹火倡议作出反应。

我们同时也必须指出前管理国所采取的比较明确和一致的态度，该国承认波里萨里奥阵线为撒哈拉人民的合法代表，提醒人们迫切需要确保该领土人民能够行使自决权利。

在这种有利于谋求和平解决办法的情况之下，非洲统一组织也能再度采取主动，通过喀土穆首脑会议规定设立的特设委员会来进行其使命，确保西撒哈拉人民有享受自决原则的权利。

阿尔及利亚要强调提出，西撒哈拉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一个政治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始终是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全面性辩论的主题，在这些辩论中已经清楚确定，谋求解决的唯一基础是切实保证通过一次自由和真正的公民投票认真执行自决的基本权利。

阿尔及利亚郑重迫切地要求安全理事会利用其所有权威、权力和威望，为多边努力作出决定性贡献，使非洲西北部重享和平，重享以西撒哈拉人民享有自决和独立权利为基础的和平。

要想保障我们这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安全理事会同样也必须警告摩洛哥不再企图使整个国际社会搁置撒哈拉问题。必须警告摩洛哥，它对阿尔及利亚所提的宣告和威胁，会造成危险和严重的后果。

阿尔及利亚始终坚决捍卫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将视情况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我们将迎头痛击任何侵略行为。

虽然当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时刻，但阿尔及利亚将继续保持稳重态度，因为我们有责任感，我们对本区域人民的共同命运怀有信心。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能体会我们的意思。

主席：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这次会议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请愿意参加辩论的各代表团报名，以便及早完成这次辩论。

安全理事会下次审查本项目的会议，经安理会同意，定于明天即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

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散会